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二十五辑

Wenshiziliao Xuanbian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东大街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孙 史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31,000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5,500

书号: 11071·268 定价: 1.85元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五辑 目 录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

- 卢沟桥抗敌经过.....金振中 (1)
- 七七事变前日军与我二十九军
- 在丰台的一次冲突白正清 (8)
- 南苑突围记王君奎 (10)
- 西苑军训二三事.....马国栋 (13)
- 七七事变纪事.....邓之诚遗稿 (17)
- 华北危机和冯玉祥将军的抗日活动王华岑 (32)
- 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孙金铭 (45)
- 燕大教授案纪实.....邓之诚遗稿 (58)
- 七七事变前后.....贾唯英 (84)
-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
- 的军事工业.....刘再生 (91)
- 卢沟桥日军罪行目击记
-郭景兴 段晓微 陈 静 杨学诗 (108)
- 冀东事变时期通县师范的爱国斗争王乔年 (114)
-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通州起义.....孙自凯 (117)

日伪兴复北京武成王庙的丑闻	马重厚 (136)
记国画大师白石老人	熊仲光 (144)
忆梦白画师	潘渊若遗稿 (150)
怀念王雪涛	潘渊若遗稿 (152)
我所知道的溥心畲	唐明哲 (154)
舞台生活八十年 (上)	侯玉山口述 刘东升整理 (161)
梅腔徐韵 艺坛双绝	徐元珊 (231)
杨宝忠二三事	陈韶轩 (236)
北京的房地契纸与契税	刘宗一 王育生 (239)
北京的广东会馆	李廷发 (255)
奉天会馆之由来	恒 兰 (268)
北京复兴门、建国门的来历	沈忍庵 (269)
花市述往	高叔平 高季安 (271)
北京人民食品厂·屈臣氏汽水厂·可口可乐	张家彦 (291)
北京民族乐器行业回顾	陈韶轩 (300)
读者来信	(313)

卢沟桥抗敌经过

金 振 中

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实有险恶用心。他们时刻想占领这一要地。因为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日本侵略军一旦占领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垂手可得。



作者金振中照

我率领的二十九军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共计一千四百多人。人人料到将有一场激烈的厮杀。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把兵力较强的第十一连部署于铁桥东段及其以北回龙庙一带；把第十二连

部署在城西南角至南河岔一带。第九连驻在宛平县城内。第十连为营的预备队，集结于石桥以西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布置于铁桥西首，主要责任是歼灭日本侵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轻迫击炮连布置于东门内，以便支援各邻队。重机枪连布置于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以便支援前方队伍。

兵力部署后，我时时警惕日本侵略军偷袭宛平城。那时日本侵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开始是虚弹演习，后就变为实弹演习，气焰十分嚣张。我便经常向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旅长何基沣要求二一九团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本侵略军的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我三营官兵目睹日寇的挑衅活动，极为愤慨，一致表示：誓死抵抗，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七月六日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公尺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此情景，我马上回到营部召开军事会议，告诉他们目睹的一切，并要求各连作好战斗准备，规定在日军进入我阵地百公尺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七事变终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策划下爆发了。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

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对面不见人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企图偷袭宛平城，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一事，进城搜查是假，诈取城池是真。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穿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阵地上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查丢失日兵一事。由绥署二人，日方四人，早六时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进行调查。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我接到此通知后，立即请专员王冷斋到东城楼上，商谈有关事宜，并商定来城的汽车须在岗哨前五百公尺处停车，经我哨兵检查后，方准放行。

八日晨六时许，果然由东驶来两辆汽车，在指定地点经检查后，向宛平城开来。我和王冷斋出城迎接，一起来到专署（即宛平县政府）。日方代表四人：日方特务机关副机关长寺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秘书斋藤和一名随从。我方代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参议林耕宇，交通委员周永业，河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双方坐定后，樱井提出三点无理要求：

一、要求中方下令把宛平县城内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

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

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我方代表，对以上三点无理要求，十分气愤。我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当即指出：

一、丰台距卢沟桥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们偏偏到我警戒线内演习，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

二、你方丢失一兵，有何凭据？何人作证？如真丢失，也应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干？

三、你方昨夜炮轰宛平城，居民房屋被炸倒，百姓、士兵被炸死、炸伤多人，惨不忍睹，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们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轰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场内只有我和几个随从兵以及日方四人。樱井等人乘我方代表不在之机，向我提出两点：

一、先把我们四人缢城出去，向我方队伍说明，华军同意于本日薄暮撤至城西十华里以外。

二、我等四人愿同你到城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华方接受我方要求，即可停止攻击，并保证你个人的安全。

我听后，怒不可遏，厉声加以训斥。

这时，日军转向铁桥东端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恐铁桥东段发生危险，立即将把守城防的第九连抽出，率领九、十两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围攻铁桥东段的日军进击。经过两个小时战斗，把日军击退二华里，铁桥东段才得以收复。

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又派人送信，提出两点：

一、立刻将樱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

二、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五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否则日方定以重兵踏平宛平城。

我当即在原信封上回答两条：

一、宛平城和卢沟桥的守军誓与城、桥共存亡，任何威胁也吓不倒。

二、樱井等人也愿与我城、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我知道日军又要发动进攻了。为击退日军再犯，我认真考虑了应战对策。我设想，如果日军再次进攻，必先以强大炮火摧毁我城、桥。再以战车掩护其步兵，抢夺我阵地。在夺取我阵地时，炮兵必向我阵地后方延伸射击。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在敌炮兵一开始向我方射击时，各连队伍，除留少数监视敌人行动外，其余均隐蔽起来。迨敌炮兵发泄淫威后，敌战车定要掩护步兵来夺取我阵地；这时各连隐蔽的队伍迅速出击，与敌之战车、步兵做殊死战，消灭敌人于我阵地之前。轻重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不失时机地向对我方威胁最大之敌猛烈攻击，彻底消灭之。营所控制的第九、十两连，则根据当时情况加入最激烈、最危险的战斗。

八日晚六时，日军炮兵果向我卢沟桥、宛平城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但未见其战车和步兵出动。

九日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周围进行疯狂射击。两小时后，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其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第十二连战斗最为艰苦，我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敌人的战车和敌人密集队伍。我率九、十两个连的兵力，由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背，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我命队伍全面出击，

激战至十二时，才把进犯之日军击退。

十日上午八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前线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周围炸得砖石狂飞、浓烟滚滚，紧接以加倍兵力集中强大炮火，以战车掩护步兵围攻城、桥。最激烈的是铁桥东端的战斗，铁桥东端已被日军重重包围。我用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攻击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重机枪连攻击威胁我铁桥东端左翼的日军；我率第九、十两个连猛攻右翼的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但最后还是被日军占领了铁桥东端的阵地。这时已是午后一时，双方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对峙状态。

师长冯治安了解到战况十分艰难，极表关注，电话通知下午三时将有人与我联系。果然，在三时许保安四团二营曹营长带领四个连长来见我，并说奉师长命令参加战斗。二营战斗力计七百余人，为夺回铁桥增加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召开军事会议。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夺回桥东失地。

这次战斗以三营为主。首先由新来的保安团二营派一个连接替第三营阵地（即由回龙庙、大铁桥到南河岔一线）。宛平县城防仍由保安队负责。三营的十一连，向占据铁桥东端的日军正面出击。十二连右接十一连的左翼，向日军右侧背进攻。第九连左接十一连右翼，向日军左侧背进攻。保安四团二营曹营长率其余三个连，左接第三营右翼，向正面之敌猛攻。重迫击炮连集结于铁桥东，轻迫击炮连左接重迫击炮连右翼，根据战况适当射击。重机枪连以支援铁桥东端战斗为主。第十连为预备队，埋伏在铁桥东端四百公尺处。我在预备队。

规定战斗时注意以下四项：

一、出击时间：十一日凌晨二时。

二、出击队伍联络记号是：官兵以白毛巾围绕脖子。

三、本夜口令：“战胜”。

四、我桥东失地收复后，发射四发红色信号弹，见到信号弹后，各个出击队伍撤回原驻地。

十一日凌晨二时，各连均按预定计划出击敌人。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我三营队伍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发生了一场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就让曹营长向正面敌人猛攻，使敌人无法抽出兵力支援他方战斗。我又调遣曹营长的第六连和我原留的预备队(第十连)，又抽调一个重机枪排，合并为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由我率领，向铁桥东端的日军左侧背猛攻。经过两小时拚搏死战，击溃日军，收回失地。此时各连队伍纷纷追击溃逃之敌，但却忽略了清扫战场。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竟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我左耳旁钻进从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有继续努力杀敌，以答举国同胞的盛情和期望。

郭景兴 段晓微 陈 静 杨学诗 整理

七七事变前日军与我二十九军 在丰台的一次冲突

白 正 清

丰台火车站西半里许，有一瓦砾满地、衰草没胫的破旧建筑，人道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之一的俄国军队驻过的营盘，忽然于七七事变前两三年，来了六七百名日本军队驻在那里。当时丰台驻有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一连人。那时我是大同煤矿驻丰台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就设在车站二十九军驻地辖区的泰安线内。记得有一次二十九军在笔者住房后操练时，有几个日本兵站在墙下观看，并说说笑笑，似有讥讽的样子。二十九军连长向他们站的方向，喊了一声齐步走，士兵就向他们径直地走去。日本兵没有躲开，二十九军士兵就使劲地用胸脯挤碰他们，于是日本兵惊恐失色地抱头鼠窜而去。从此以后，日本兵就再不敢来嬉笑取闹了。

约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一天的下午五点多钟，二十九军部队一队由西往东，日军一队由东往西，走在一条只能容四路纵队的夹道中，双方互不退让，踏步相持。这时日军的一名骑兵窜入二十九军队伍的行列里，被我军拉下马来，双方便发生了冲突。日军凭人多势众，立即把二十九军的电话线切断，并在西边澡塘平台上、南边运输栈房上和车站天桥上各布置了兵力，把二十九军的

这支队伍包围在一所客栈里。幸而二十九军的一个排长外出归来，把情况报告了北平军部。约摸晚上十点钟时候，从西苑跑来了六七百名二十九军的手枪队。带队人穿上了一身卖茶水的衣服，身背茶罐，口喊卖茶，详细地察看了一下地形。见天桥上日军不多，立即带领队伍冲了上去，把桥上的日军赶了下来。这样一来，日军失了制高点，澡塘平台和栈房置于二十九军的火网之内了。

双方僵持到第二天上午十点以前，二十九军北平军部派人偕同几个西洋人前来，当时讲妥：一、现驻丰台的二十九军的一连调走，另派一连来换防。二、丰台街心有一水沟，今后二十九军走沟北，日本军走沟南。这时新从赵家庄调来二十九军一个连，该连连长立即整队讲话说：“我们是中国的军队，丰台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想走哪里，就走哪里，绝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推翻前议。

后来不知怎的，二十九军领导竟答应了日方丰台不驻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挟。从此，丰台镇及其周围几十里，就变成了日军的占领区了。日军不分昼夜，在哪条胡同演习巷战，哪条胡同就不让通行；在谁家房上架设电线，就不让谁家人进出了。丰台公安局的警察和商会保卫团的团丁，躲在院子里操练，很少集队外出。

此外，日寇还招引不少朝鲜浪人来，在丰台开设戏院，用听戏不要钱的办法笼络观众。但每场戏都要出一次“三十二门”的花会，押中者，一赔三十二，“十一”抽头；负者，全部赌注归戏院所有，用赌博方式坑骗观众。弄得丰台及周围农村人民倾家荡产者有之，流为盗贼者也有之。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南苑突围记

王 君 奎

一九三七年暑假，我刚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有一天张煜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告诉我，前几天梅贻琦校长陪同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来我系参观。佟麟阁看到同学们正在进行防毒面具用活性炭的制造研究时，要求学校立即派两名化学系毕业生到他们部队担任教员，教授防御化学战的知识。因为当时日寇在华北各地不断挑衅，抗日战争一触即发，此项科研工作正适合当时需要。我们想，保卫祖国，人人有责，国家培养我们多年，现在报国的机会到了。于是我就和刘国柱同学(现名刘石生，中共党员，已离休)于七月中旬一同到南苑二十九军军部报到，军部分配我们到军士训练团工作。当时见到了佟麟阁副军长(兼任军士训练团团长)、赵秦山教育长和其他几位军官。赵教育长说该团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是李克昌，第二大队长的姓名记不清了，第三大队长是冯玉祥将军的长子冯洪国。我们宿舍的隔壁就是冯洪国的住房，每天都有见面的机会，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还有些书生气，和我们很谈得来。

为了购置一些教学用具，我来南苑后不久曾进城一次，回来的路上看见公路上有一辆被我军击毁的日本装甲车，心情十分激

动。回南苑后又过了两天，形势就紧张了。七月二十七日，即北平沦陷的前一天中午，一小队日寇骑兵，在南营门外挑衅，担任守卫的训练团学员击毙了一个日本兵，并将缴获的军服和武器带回营房，士气大振。

晚饭后，第二大队朱队副来宿舍告诉我们前方吃紧，叫我们不要惊慌，随后他就到团河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当时南苑只有二十九军军部，作战部队均已调往前线，剩下一些机关人员，战斗力较差；那么保卫南苑的任务，就得靠入伍不久而又毫无战斗经验的军士训练团学员来担任了。这一夜枪声不断，次日凌晨日寇派出飞机轮番轰炸南苑营房和防御阵地，大炮也不断从丰台车站向南苑射击。我们只好离开营房随军部官兵转移到营房北面树林内的战壕中。那时佟副军长和他的随从人员正在战壕中指挥作战。后来听到有人说这里目标太大，北面就是空旷的军用机场，无险可守，不如转移到南面的树林中去，我们两人毫无作战经验，听他们说得有理，就随着他们转移到南面单人掩体中。果然以后炮弹大部分落在机场一带，我们从南面可以听到枪炮声，并看到炮弹打落的树叶。这时我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王汝立，他刚从南京中央军校毕业，分配到这里当参谋。正谈话间，忽然看到很多学员沿着南边的围墙从东往西跑。有人说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冲出去吧，不能困在这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跟着他们冲出南营门。这时特务旅董旅长命令士兵集合。他带领着大家一直向南突围。队伍行进间有时遇到日寇，因为在青纱帐里彼此看不清，只能互相开枪乱打一阵。我们一听到枪声就立即卧倒，待枪声停止，再继续前进。大约下午三时我们在黄村附近越过平津铁路南进。这时离南苑渐远，已听不清枪声，只听到炮声隆隆，从此再

也未见到日寇的踪迹。傍晚，抵达庞各庄，我们在一个大场院里集合休息。群众见抗日军队到来，热情地为我们送来了烙饼和开水。饭后，大家背靠背地睡了一夜。翌日，天还未亮，我们就向固安县出发。上午八时左右，到达永定河，只见河堤上很多士兵正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准备迎击进犯的日寇。我们过河后就住在离县城不远的官驾营村待命。我和刘国柱同学住在一位老乡的家里。晚饭后接到命令出发，我们就随着大队沿着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不久，忽然大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我们两人从未受过长途行军的锻炼，跟不上大队，一夜之间，才走了二十九里。天亮后发现只剩下我俩和另外两个文职人员，我们掉队了。以后我们四个人经过新城县的白沟河镇、容城县，第五天才到达保定。此时听说佟副军长已于当日战斗中壮烈牺牲，北平古都也已沦陷。大家在悲痛中怀着杀敌报国的心情又继续前进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供稿）

西苑军训二三事

马 国 栋

北京在抗日战争前夕，举办过两次对在校大、中学生的军事训练。第一次在一九三六年暑期，由国民党驻军师长关麟激主持于黄寺。第二次于一九三七年暑期，在西苑举办。当时对读完大二、高二的大中学生都要进行军事训练，由国民党驻军第二十九军主持。军训队总队长为冯治安，名誉队长宋哲元，日常工作由副总队长何基沣负责。由于日寇挑起了七七事变，西苑军训不得不在七月十二日中途解散。现将我参加这次军事训练经历过的、印象最深的事谈一谈。

一、思想教育

1、《吃饭歌》和《起床歌》

学员打完饭以后，都要整齐地站在饭厅的座位前面唱《吃饭歌》。歌词是：“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我们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每日三餐都要歌唱。

《起床歌》也叫《早起歌》。吹起床号后，各中队（连）的学生按规定时间、地点集合后唱这支歌。歌词是：“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外患方多，卧薪枕戈；人人振发奋勉，不可懒惰。努力工作，救我中华民国。”